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语词汇学研究 = Studies in English Lexicology /

汪榕培编. - 上海 :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ISBN 7-81046-755-7

=. 英... S. 汪... t. 英语 - 词汇学 - 研究

u. H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4559 号

出版发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责任编辑：梁泉胜

印刷者：

经 销：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850×1168 1/32 印张 字数 千字

版 次：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册

书 号：ISBN7-81046-755-7/H·647

定 价： .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承印(订)厂调换。

英语词汇学研究

汪榕培 编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目 录

博观约取 厚积薄发 ——代前言

第一部分 英语词汇学散论

- 走向 21 世纪的英语词汇学 (3)
- 90 年代国外语言学管窥 (7)
- 英语词汇学在西方开始引起重视 (18)
- 关于英语的同义词 (31)
- 关于英语词汇的分类关系 (52)
- 英语词义变化的社会和语言原因 (66)
- 英语中的汉语借词 (79)
- 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 (90)
- 数字式略语的汉英对比研究..... (104)
- 英语词汇的最新发展..... (119)
- 关于英语的成对词..... (137)
- 英语并列同义词的语义和文体特征..... (150)
- 英语对举反义词的语义和文体特征..... (168)
- 英语重复型成对词的理据..... (184)
- 探索双语词典的新选题..... (192)
- 双语词典学研究大有作为..... (202)

第二部分 《英语词汇学教程》点评

- 《英语词汇学教程》读后..... 林承璋 (215)

十年含辛 ,执着创新	胡壮麟 (219)
取精用宏 ,寓学于做	徐盛桓 (225)
继承和开拓	何兆熊 (232)
融知识性和实用性于一体.....	张绍杰 (236)
我国英语词汇学教学研究 15 年	张维友 (241)
英语词汇教学者的良师益友.....	周锡卿 (247)
新时代、新理论、新教程.....	金 明 (249)
教师的好参谋 ,学生的好导师	唐 菱 (259)

著作译作一览表(1982 C 1999)

博观约取 ,厚积薄发^①

——代前言

汪榕培

很多年轻老师问我：“你既担任行政工作，又教本科生又带研究生，又写文章又编书，你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你教的是文学，写的文章多数是关于语言学的，近十年怎么又搞起中国古典文学英译来啦？”对于这样的问题，我总是感到不好回答，只好含糊地说：“我什么都喜欢，勤奋一点就行。”

《外语与外语教学》编辑部邀我为“名家论要”专栏写几句话，我一时无从着手，于是回顾一下自己走过的历程。我今年56岁，跨越世纪是没有问题的。我的经历很简单，除了在3185部队农场锻炼一年以外，几乎一辈子都是在学校度过的。（其实，在解放军这所“大学校”里，一年学到的东西足以受用终生）。作为一个文弱书生，我从小就喜欢看书，古今中外什么书都看，一天看一本是经常的事情。当然也有点“催化剂”，那就是我参加了中国福利会少年宫的文学小组，前后共有六年。当时我们十几个孩子都梦想当作家，结果，成为作家的当然是极少数。我们当中只有陆天明一个

^① 本文发表于《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年第一期“名家论要”栏目。

人长大后真的成了名副其实的作家(我现在还羡慕他)。我呢,只能算是培养了喜欢博览群书和时而舞文弄墨的习惯,在文学创作方面则一无所成,连中学时候写给《新民晚报》的小文章都是如数退回,报考大学的第一志愿复旦大学新闻系也没有考上,所以后来在上海外国语学院毕业以后考上复旦大学研究生,别有一种宽慰的心情,好像是稍稍出了一口气。当时复旦大学外文系确实是个人才济济的地方,英语专业有徐燕谋、林同济、杨必、杨岂深、伍蠡甫、孙大雨、刘德中等一批名教授。而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我的导师葛传棻先生,他使我走上了研究英语词汇学的道路。他没有出国留学,对英语词汇的研究却是连英国人都不得不佩服的。广为传诵的一件事是他给《牛津英语词典》挑出了错误。他当过最大的“官”是系里的工会主席。但是他的人缘特别好,文化大革命期间是外文系唯一幸免于难的老教授。我跟着他一起编词典,几十部英语词典堆在屋里,每做一个词条他都要求我一定把每部词典都仔细看过!他为了精益求精,不断充实《英语惯用法词典》,直到临终也没有增订完。世界上多少大作家的传世之作最后没有写完,给人留下多少想象的余地呀!乔叟、斯宾塞、拜伦、曹雪芹……

我喜欢欣赏文学作品,在当教师的时候,愿意让学生跟我一起欣赏,共同遨游文学的殿堂,所以我一直在教文学课,我学会了研究词汇的方法,在搞研究的时候,愿意研究英语词汇学,所以我写了不少有关英语词汇学的论文和书籍。但是我不敢动手编词典,因为要像葛先生那样几十年磨一剑,我没有他那样的毅力,而剪刀加浆糊,我又于心不忍。至于我近十年来以较多的时间进行中国古典文学的英译,开始只不过是突发之念,在北京白云观参观时看到许多外国人,突然想到要是能给外国人提供一个中国人自己翻译的《道德经》英译本该有多好啊!于是,思想变成行动,行动变成我的第一部汉译英著作——《道德经》。原先想定向在翻译道家著作作为主的先秦著作上,后来毕竟因为行政工作分散心思,于是在译

完《道德经》、《易经》、《诗经》、《庄子》以后 ,转向《汉魏六朝诗》、《陶渊明诗歌全译》之类便于零打碎敲的诗歌翻译。现在我还后悔开始了《牡丹亭》的翻译任务 ,以韵体翻译这部剧本 ,其工作量远远超过翻译几部诗集 ,而且还可能吃力不讨好 ! 翻译之际的体会自然成为汉英诗歌对比的基础 ,于是同时开始了汉英诗歌对比研究。我虽然涉猎了几个领域 ,但是文学课教学和英语词汇研究是终生不会间断的。

我的经历就是这样 ,做什么事情往往随心所欲 ,而在人生的几个十字路口则随遇而安。反思起来 ,年轻的时候积累知识越广、经历事情越多 ,到中年以后也就应变能力越强、成功可能性越大。当然 ,还需要勤奋。叙述这一番经历不能算是回答了前面的问题 ,年轻教师当然不会顺着我的路走 ,偏偏我又不喜欢“上纲上线”板起面孔讲理论。如果非要“论”一下不可的话 (否则怎么能算是“名家论要”呢 ?) 那么还是借用苏轼的一句名言吧 : “博观而约取 ,厚积而薄发 ,吾告子止于此矣”。

第一部分
英语词汇学散论

走向 21 世纪的英语词汇学

近日接到《外语研究》编辑部的来函,要我写点英语词汇学展望 21 世纪的文章,我理当从命。我对英语词汇学的研究始自 1964 年师从葛传槩先生的时候,当时的研究方向就是英语词汇。现在时间已经过去 30 多年,我对英语词汇的兴趣始终不减,继 1983 年 3 月出版《实用英语词汇学》、1986 年 2 月出版《实用英语词汇学练习集》之后,随即在《英语知识》杂志的“词语天地”栏目里连载十余年,写了 100 多篇英语词汇的短文,又于 1997 年 9 月出版了《英语词汇学教程》,于 1998 年 11 月出版了《英语词汇学教程教学参考用书》。“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我对英语词汇学的研究成果虽然有限,研究英语词汇的乐趣却是无穷无尽的。

人类对语言的兴趣最早就是从词语开始的。2600 年前老子在《道德经》的第一章就提出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著名论题,同时期的古希腊学者也开始了名实之争,这里的“名”就是“词”。在中国和西方语文学的研究中,“词”一直是不可或缺的内容,但是在 20 世纪初索绪尔开创的西方现代语言学中,语言的语音系统和语法系统是主要的研究对象,词汇系统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他们振振有辞地把表示“所指”意义的“词语”排除在语言学的研究范围以外,不客气一点说,结构主义语言学能够比较容易地阐明语音系统和语法系统的“结构”,而无力阐明词汇系统的“结构”,于是避重就轻,一推了之。

在确立词汇学在语言学中的地位方面,前苏联的语言学家起

了开先河的作用。就英语词汇学而论,他们的两本英语词汇学著作于 50 年代末被译介到中国,对我国的英语教学与研究起了积极的作用。至于国人自己编纂的英语词汇学专著则是到 80 年代中期才开始出现的,从 1983 年到 1987 年的五年期间,先后有五部英语词汇学的专著问世,在间断 10 年之后,1997 年接连有四部著作问世,再次打破了多年沉默的局面。

在中国学习英语的热潮中,为什么学习词汇的难度远远超过学习语法,而冠名“英语语法”的书籍在改革开放的 20 年里出版了几十种,冠名“英语词汇学”的书籍却只有寥寥几种呢?其实,掌握英语词汇的规律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以英语词汇为研究对象的书籍也并不少,只是英美很少使用“词汇学”(lexicology)一词,使我国不少事实上的英语词汇学研究者绕道而行了。顺便说一句,我现在正在用 WINDOWS 95 写这篇文章,lexicology 一词的下面出现了红线,可见连“词汇学”这个学科名称都没有收在电脑的词库里面!

对英语的词汇可以进行历时的研究和共时的研究,也可以同时进行历时的研究和共时的研究,其研究范围十分广泛,包括词的界定、词的形态和构成、词的意义、词与词之间的意义关系、词义与语境的关系、成语的构成和使用、辞典的类型和使用、词汇的发展史、词汇与文化的关系、词汇频率统计、词汇教学等等诸多领域。有的领域已经形成相对独立的学科,例如构词法(morphology)、语义学(semantics)、词源学(etymology)、辞典学(lexicography)等;有的领域附属在其他学科当中,例如语法学(grammar)、普通语言学(general linguistics)、语言发展史(language history)、语言教学法(teaching methodology)等。这些方面的知识对于英语学习的帮助绝不次于语法知识,是英语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英语的词汇还可以进行历时的比较和共时的比较。就历时比较而言,历史比较语言学早在 19 世纪已经发展起来并已取得了

相当的成果,词汇的比较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就共时比较而言,英语词汇国别变体的比较(例如英国英语与美国英语的比较)和双语比较(例如英语与汉语的比较)正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对提高外语教学水平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展望 21 世纪的英语词汇学,至少可以作出如下三项预测。

第一,英语词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将更加得以巩固。在 20 世纪西方现代语言学中,由于结构主义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处于主流地位,把意义排除在语言学的研究范围以外,词汇作为意义的载体自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心理主义的转换生成学派虽然已经逐步引入意义分析,但是也没有把词汇作为独立的体系来研究。词汇作为语言系统的构件——音形义的结合体——是语言跟现实世界的交接点,要探索语言的本质、解决人类了解自己的难题,对词汇系统的研究是困难重重的必由之路。广义的英语词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必将得以巩固,成为英语研究的重要方面。

第二,英语词汇学作为一门实用学科的作用将更加得以发挥。在语言学习的过程中,“没有语法,人们可以表达的事物寥寥无几;而没有词汇,人们则无法表达任何事物。”学习语言的人可以用短时间突击学会语法,而浩瀚的词汇却是用毕生精力也无法全部学会的。词汇学习给语言学习带来的困难促使人们寻求词汇系统的规律性的东西,狭义的词汇学恰恰给人们提供了这些有用的内容。所以,英语词汇学作为一门实用学科的作用必将更加得以发挥,成为英语教学的重要内容。

第三,英语词汇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领域将更加得以拓展。语言学本身就是一门交叉学科,这一特征在 20 世纪后期充分地体现出来。词汇学是语言学内部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一门子学科,跟社会、经济、政治、科技、生理、心理等语言学以外的学科联系尤为

紧密, 广义词汇学的研究领域也会越来越拓展, 为人类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发挥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 语言的语音、语法、词汇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 脱离语音和语法来研究词汇是毫无意义的(正如现在的生成语法不得不把词汇规则列入其规则系统之中一样), 脱离语境、脱离文化来研究词汇也是毫无意义的(语义学的研究范围已经从单词扩展到句子, 语用学从语义学脱胎而出, 话语分析又把研究范围从句子扩展到语篇), 词汇学跟语言学各个相对独立学科之间的联系也是相当紧密的, 它的研究领域必然会随之更加得以拓展。

21 世纪是信息的时代, 从这一意义上说, 21 世纪是语言学的时代。英语是一种世界性的通用语言, 现在世界上计算机储存的信息 80% 以英语为媒体, 50% 的报纸用英语出版, 75% 的信件用英语书写, 60% 的电台用英语广播, 对英语的研究尤其是对英语词汇系统的研究必然会引起人们更大的兴趣。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21 世纪的英语研究是广义的英语词汇学的一统天下 (mainstream), 我对此深信不疑。

我近年来在中国古典文学汉译英方面花了不少时间, 但是仍然在想编一个系列的英语词汇学读本, 既包括理论性、系统性更强的宏篇巨著(类似夸克的《当代英语语法》), 以确立英语词汇学的学术地位; 又包括普及性的读本(类似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系列英语语法, 或者类似《中学英语语法》的《中学英语词汇学》之类的书籍等等), 以适应各种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 确实有效地帮助他们学习英语词汇, 提高我国的英语教学水平。只不过我心有余而力不足, 不可能完成所有的任务, 但是我相信不论商品经济如何发展, 总会有人自甘寂寞来做这种费力不赚钱的事情, 我翘首以待 21 世纪的来临。

90年代国外语言学管窥

—

90年代国外语言学正处在一个革命性的变革时期,正如诺姆·乔姆斯基在《语言与知识问题》一文中所说的:“我认为我们被迫要放弃许多关于语言和知识的通行理论。存在着一个决定思维和语言发展框架的内在结构,直至确切和复杂的细节。语言和思维在头脑中被唤醒,遵循一条在很大程度上事先决定的途径,跟其它生物学特征一样。语言和思维的发展方式提供了意义真实性的丰富结构。我们在这些领域中的知识(我相信也包括其它领域的知识,甚至包括科学和数学)不是通过归纳法得来的,也不是通过可靠的程序得来的,不是建立在常规意义上的‘充足理由’基础上的。相反,我们的知识是在头脑中生长起来的,以我们的生物学性质为基础,由适当的经历激发出来,在有限范围内由经历来形成,解决头脑的内在结构未作出的选择。其结果是认知系统知识和信念系统的一个复杂结构,这个结构反映了人类头脑的真正性质(跟其它器官一样的生物器官),反映了头脑的范围和局限。”

乔姆斯基在1957年发表第一部专著《句法结构》,提出生成语法理论以来,生成学派逐渐取代结构主义学派,成为语言学研究的主流。语言研究的哲学基础由经验主义(empiricism)转为理性主义(rationalism),其心理基础由行为主义(behaviourism)转为心理

主义(mentalism)。四十年来,生成学派的理论有了不少发展变化。第一个重大的概念转变是所谓的“认知革命”:以前短语语法的一个广为流传的概念是把语言看做一种能力系统、一种习惯系统或者意向的复合体;而现在的结论是,作为头脑一部分的语言官能,其关键部分是局限性很强的数字计算系统,以简单的原理相互起作用来产生错综复杂的结果。从把语言看做是一个习惯系统或能力系统转变为把语言看做头脑的一个计算系统这样一种精神论的方法,这是把语言研究跟自然科学结合起来的一个步骤。第二个重大的观念转变是把看问题的角度从规则系统转向原则和参项,把各种类型的语言结合在基本相同的框架内,解释的深度也已取得长足的进步,现在已经制定的原则可以对各种不同的语言进行精辟的、令人惊奇的预言,这些预言有些已被证实是确切的,有些虽然不确切却大有启示意义。

然而,生成学派在90年代并不是语言学研究一统天下的学派。例如,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linguistics)在近年来也已提出一整套原则和假设。认知语言学现在还没有形成能与仍居统治地位的生成转换语法相匹敌或取而代之的地位。不过,两者的主要差别是泾渭分明的。生成学派认为语言知识是头脑中自治的组成成分,原则上独立于其它知识和其它认知技能;认知学派认为语言的功能和结构与非语言技能和知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辩证关系。因此,语言作为人类认知的创造物以及为人类认知服务的工具,很可能在结构和功能方面反映了较为普遍的认知能力。这些认知能力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划分范畴的能力,即异中见同的能力。认知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本身的结构范畴跟人类认识周围的非语言世界是类似的。

划分范畴时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是“原型”(prototype),这个术语可以用于指一个范畴的一个中心成员,也可以用于指一批中心成员。我们不说某个实体就是原型,而说这个实体是原型的例子。

经典的成分分析法(componential analysis)是以下列假设为基础的:一个复杂的概念可以最终分析成若干二元原始特征。经典的范畴理论认为,每一个范畴都跟一整套成员标准或者限定性质相关,两者都是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符合所有条件的每个实体都是该范畴的成员,并且跟其它成员的地位相同;不符合任何标准的实体都排斥在这个范畴以外。而原型理论学家认为:认知结构经常不应理解为一系属性,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尤其是当我们涉及基本层次的范畴时,整体要比部分容易理解,部分是作为整体来理解的,不是把整体分成部分来理解的。大多数自然范畴都不可能制定出一整套必要的和充分的标准,可以公认为必要的标准往往不是充分的标准。其次,一个范畴的成员之间地位并不相同,某些成员(原型成员)具有特殊的地位。原型理论对于认知科学最有价值的贡献在于它把注意力集中在范畴的内部结构上,集中在范畴具有“核心”和“边缘”这个事实上。约翰·泰勒在《语言的范畴理论》一文中指出:“关键属性的存在(抑或若干关键属性的存在)本身并没有决定一个范畴的成员,规范属性也可能体现成员的归属程度。”D. A. 克鲁斯在《原型理论与词汇语义学》一文中提出了决定原型的中心地位的三个方面:范畴的正常性、典型性和合格性。与此同时,一个完整的自然范畴不仅跟原型的意象相关,而且跟边缘例子的意象相关,边缘例子有助于测定范畴的概念空间。

二

词汇语义学的研究在90年代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体现。对多义词的结构进行的最新研究表明,一个词的意义是一个有结构的统一整体。为了更好地弄懂这个结构,

语言学家需要进一步调查多义词项不同子项之间的联系。欧洲的语义场分析有时候比美国的以语义特征为基础的语义学更加注意相关的物质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基础意义。因此,他们在现实地衡量一个领域中意义的相关时比较成功。但是,语义场分析无法解释为什么多义现象和语义变化经常会跨越语义场,语义上的多义现象和语义变化经常涉及隐喻的生成,不能说成是简单的语义特征或参数。伊万·斯万策在《语义结构与语义变化》一文中提出了他的观点:“‘头脑当做身体的隐喻’很可能是由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经历与内心感情状态和认知状态之间的关系所促成的……”例如,精神生活的客观智力方面似乎总是跟视觉联系起来,尽管其它感觉偶尔也会带有智力方面的意义。用语言处理视力和智力时总的说来具有重大的相似之处,因为视力和智力是我们取得关于世界的客观数据的主要源泉。由此可见,语义场和语义变化跟音位领域一样,可以形成系统的结构,尽管语义结构经常无法以客观的特征来描述。”

一些传统的概念在众多的语言学学派笔下变得更加复杂起来。以 connotation 这个术语为例,根据布龙菲尔德的意义观, connotation(内涵意义)的所有类型都是指社会用法,都属于某一特定类别的情景。布龙菲尔德把它们分为三组(1)据说话人的社会地位或家庭出身而造成的区别,正常形式与学术性的、技术性的、外国的、古词语的和俚语形式等。(2)术语根据社会用途得到的语义值,例如:不恰当在这种情况下,某个形式及其委婉用语的指称意义相同,但是,该形式也具有不恰当的内涵意义。(3)强调词义的形式,激烈言词、感叹词、拟声词、儿语、昵称等。出于方法论的考虑,布龙菲尔德把主要意义、中心意义或指称意义跟内涵意义或补充语义值区分开来,不过,他也承认在两者之间很难划出一条分界线。(转引自哈扎·库隆的《关于语言的 Connotation》)但是,现在 connotation 这个术语的不同用法被引入语言学,某些语

言学学派用 *connotation* 这个术语来指未纳入他们研究对象的那部分意义。还有的语言学学派甚至不提及 *connotation* 这个术语，在给其研究对象定界的时候，把某些学派算作 *connotation* 的内容排除在外。与此相反，某些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运动用这个术语来指实际构成他们的研究对象的那部分意义领域，有时甚至用这个术语来区分和叙述他们的研究对象。

再以“语境”为例，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不同的定义：“一次言语的语境是说话者和听话者共有的话语宇宙的一个小的组成部分，包括言语发生的会话题目的有关事实、以及会话发生的情景的有关事实。（Hurford）语境……是一种理论构成物，语言学家通过语境的假定从实际情景进行抽象，并通过各种因素在语言事件中对参与者的影响，把这些因素统称为语境的；这些因素系统地决定言语的形式、合适性或意义。（Lyons）语境最好用作一种适用于语言事件的纲要式构造物……它是一组相关的范畴，跟语法范畴的层次不同，但同样是抽象性质的……它使下列方面变得相关起来：A. 参与者的有关特征……他们的语言行动与非语言行动；B. 有关的物体；C. 语言行动的效果……（Firth）约翰·佩娄在《谁是语境？》一文中提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观点：“如果许多人都相信意义是由语境确定的，而我想强调自己对于语境的无知，那么，我就能通过意义来看语境，即把正常的程序颠倒过来。”由于一个人是一个人的意思（你是你的语境，我是我的语境。你是你的意义，我是我的意义），那么，应该提的问题似乎不是“什么是语境？”而是“谁是语境？”

成语是一个传统的研究课题，关于成语理论的模式有两种主要类型：非组合性的模式认为成语是词的一种独特形式；组合性的模式认为成语可能是从非组合性的像词那样的短语到完全组合性的隐喻那样的结构。山姆·格鲁克斯伯格在《成语的意义》一文中认为：“成语不是不可分解的整体单位，而是跟其它的熟悉的词